

主编 谢有顺
中国当代作家评传丛书

韩少功 评传

孔见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残酷的成人礼

血色的早晨

汨罗江之夜

海南公社

走出精神的暗区

灵魂的声音

幻想自叙

诸象的魅惑

K825.6/134

:2

2008

主编 谢有顺
中国当代作家评传丛书

韩少功 评传

孔见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少功评传/孔见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4
(中国当代作家评传丛书/谢有顺主编)
ISBN 978-7-80623-918-6

I. 韩… II. 孔… III. 韩少功—评传 IV. K825.
6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4755 号

韩少功评传 /孔见 著

出版统筹 单占生 张明
策划编辑 杨莉
责任编辑 张娟
装帧设计 刘运来
责任校对 丁淑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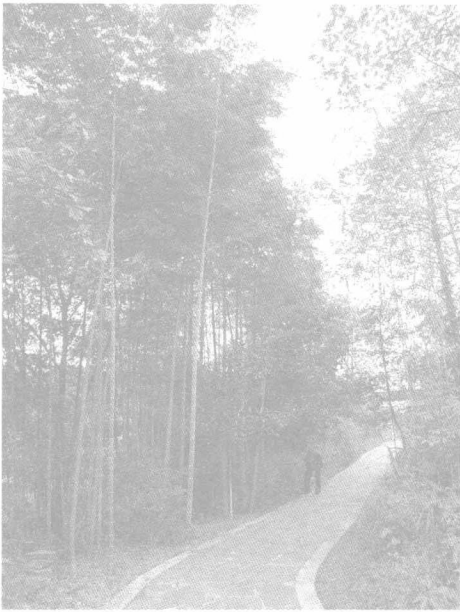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C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C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2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16.25
字数 208 000
版次 2008年4月第1版
印次 2008年4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623-918-6
定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左 少年韩少功,业余小提琴手

右 与妇女们一起出游



-
- 上左 峒里人家
上中 家长里短
上右 在村长家里蹭饭
中 梓园内的小径
下 马桥人家





上 和海南作家一起踏访古村
下 接受记者采访





上左 路遇故人

上右 和乡村诗人斟酌诗句

下 日出而作

序

谢有顺

《中国当代作家评传丛书》在三年前出版过四本之后，受到了普遍的好评，再接着往下出似乎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但我作为主编，并未积极响应，我知道，不少名作家对于过早出版自己的评传还心存疑虑，而要找到可以信任的评传作者，更非易事，约稿计划就被我耽误了下来。感谢策划编辑杨莉女士的坚持、她的敬业精神，使我确信做这样一件事情是有意义的——几个月来，当我陆续读完这几本评传的校稿时，更是坚定了这一看法。我自思对莫言、韩少功、余秋雨、张炜这几位作家并不陌生，他们的作品我大多读过，和他们见面交谈的次数也不算少，但没想到，这几部评传还是改变了我对他们的固有认识。以前读他们的作品，多少是有一点抽象的，现在结合他们的人生，重读他们的一些作品，感受就完全不同了。因此，我越发相信，以评传的形式来谈论一个作家，或许是当下最值得探索的话语方式之一。

我一直不太欣赏那种脱离作家主体单一评论作品的文字。我当然知道，文学是一个独立的世界，但中国文学的核心精神是讲作品背后要有人的性情和胸襟，中国的文学和中国人的人生是互相参证的，所以林语堂才说，“中国诗在中国代替了宗教的任务”。而按钱穆先生的观点，“中国人生几乎已尽纳入传统文学中而融成一体，若果传统文学死不复生，中国现实人生亦将死去其绝大部

分,并将死去其有意义有价值之部分。即如今人生一儿女,必赋一名。建一楼,辟一街,亦需一楼名街名。此亦须在传统文学中觅之,即此为推,可以知矣”。确实,中国人的人生,在许多时候是追求诗化、艺术化的,在一个没有宗教传统的国度,这种人生的参照,多半就是文学了。

从终极意义上说,文学是描写人生、理解灵魂的;作家笔下的人生,必然和他自己的人生大有关联。知人才能论世,知人才能论文学。正是基于这样的看法,我平时在阅读作家作品之余,一直很留意作家的书信、札记或采访——这些只言片语所透露出来的信息,往往会成为我了解作家内心世界的重要通孔。如果读作家的自传或回忆录,这样的了解就更全面了。遗憾的是,当代作家不知是出于谦逊还是出于避讳,很少写自传性文字,难道他们的人生素材都在自己的作品中用尽了?我看未必,只是他们没有这种写作自觉而已。

这套丛书中的传主,都生于上世纪四十、五十年代,他们的人生,可谓是共和国历史的生动见证,尤其是他们的青少年时期,那些在苦难、惊恐中所夹杂的激情和理想,恐怕是下一代人所难以想象,也无从经历的——这些人生感受的直接讲述,有时可能比穷尽心力的文学创作更有价值。索尔仁尼琴说,一句真话比一个世界还重。那么,一段真实的人生呢?我是特别有兴趣去了解作家的人生历程的,对每个作家的出生地更是悠然向往,我相信,一种文学气质的养成和一个地方的地气是有关系的,一种写作和一种人生也必然息息相关。但据我所知,这四位传主,除了余秋雨写有“记忆文学”《借我一生》之外,其他的,都没有正式写过自传性文字,而他们这几个人的人生,又恰恰都是有一点传奇的——莫言笔下的童年记忆,韩少功住在乡下的生活,张炜在松树林里的书院写作,包括余秋雨的风雨人生,都具有一般作家所没有的传奇色彩,让人充满遐想。尽管加缪说,传奇不是文学,只是故事。可是,在今天这个虚

构和谎言遍地的时代,我们缺的,也许正是可靠的讲故事者;以自己的人生做底子的讲故事者,就更少了。为此,我平时是很愿意读一点别人写的自传或回忆录的,这些文字,或许有美化传主自己的嫌疑,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用胡适在《四十自述·自序》里的话说,“这是不妨事的,有训练的史家自有防弊的方法”。只要我们能从那些自叙性的文字中找寻到一些有价值的碎片,从而观察到一个人和一段历史的特殊关系,这就够了。至于记忆是否有偏差,对事实的描述是否有选择性等,实在是不必认真追究的。稍有理论常识的人都知道,任何的记忆和事实,一旦成为历史,它的真实性也就随之消失了。任何人记住的都只是自己生活世界中一小部分的经验和常识。记忆的选择性,决定了人在多数时候是永远不知道真相为何物的。有时,你以为自己看到了真相,其实你看到的很可能还是假象——这个世界,谎言和欺骗总是比真实多得多。所以加缪还说,不在于生活得更好,而在于生活得更多。

当我分享别人的人生时,会特别留意那些别有意味的细节,以及作者在回忆过程中的复杂心理。丹麦哲学家克尔恺郭尔说,“回忆就是想象力”——这话是在提醒我们,任何人的回忆都不会是记录历史真实的可靠文本,它只能是想象的文本,是作者想象力的一次语言旅行。假如你渴望在这些回忆中核对历史的真实,你也许会失望,但当你试着进入作者的这些想象时,你也许就会有阅读的快乐。克尔恺郭尔还专门辨析过“记忆”和“回忆”这两个概念之间的不同。他在《酒宴记》中说,你可以记住某件事,但不一定能回忆起它。“回忆力图施展人类生活的永恒连续性,确保他在尘世中的存在能保持在同一进程上,同一种呼吸里,能被表达于同一个字眼里”。而简单的记忆,记住的不过是材料,它因为无法拥有真实的、个人的深度,必定走向遗忘。因此,从哲学意义上说,回忆有时比记忆更有价值,精神的真实有时比经验的真实更为重要。

自传作品的意义,就在这个时候凸显出来了。胡适从二十世纪

二十年代开始,就到处劝人写自传,目的正是希望能以此给史家留下点有用的、真实的材料。他劝过林长民、梁启超、梁士诒,也劝过蔡元培、张元济、陈独秀、高梦旦等人,但其中的多数人,都未及写出自己的个人故事就辞世了,为此,胡适一直“引为憾事”。胡适自己还曾示范性地作了一篇《四十自述》,并在序言里说:“我们赤裸裸地叙述我们少年时代的琐碎生活,为的是希望社会上做一番事业的人也会赤裸裸地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给文学开生路”云云,当然是和当时的文学环境有关,多少有一点夸大其词了,但基本意思我以为是没有过时的。只是,现在我们碰到的困境和胡适时代是一样的,那就是作家都不太愿意写自传,很多材料便无从留下来。

那就换一种方式,改用评传吧——评传也记述作家的生平,只是换了一个第三者的眼光来观察,同时带上了第三者的评价,这就不局限于写作家的人生了,而是把作家的人生和他的作品结合起来谈,从而具有了文学研究的意味。

我把这种带有研究性质的评传写作,当做是观察中国当代文学的独特方式。当代文学作为一种正在发生的语言事实,要想真正理解它,必须建基于坚实的个案研究之上;离开了这个逻辑起点,任何的定论都是可疑的。唐弢先生说,“当代文学不宜写史”,确实,阔大而空洞的文学史书写,未必会比认真、细致的个案研究更有价值。

《中国当代作家评传丛书》所要张扬的,正是个案研究的精神。它所面对的,是当代文学领域里的重要作家,这些作家的人生道路和文学成就,如同一个个有重量的石头,沉潜在洪流的深处。我们该如何接近这些石头般的坚定存在?评传显然比单纯的传记更具说服力。所谓评传,简单地说,就是要求对作家的“传”与对作品的“评”并重,把作家的人生和作品当做一个整体来省察和观照,做到“传”的亲切、真实、全面、丰赡,“评”的客观、公正、系统、权威;

“传”与“评”相互对照,相互解释,从而达成和一种文学、一种人格进行深度对话的可能。

既是和传主的人生、灵魂对话,又是具有独特发现的研究论著,这两点,正是我当初策划这套丛书的核心意图。我记得自己在和各位作者沟通、以确立此套评传的写作原则的时候,专门引用了鲁迅在《花边文学·未来的光荣》里的一句话:“我们要觉悟着被描写,还要觉悟着被描写的光荣还要多起来,还要觉悟着将来会有人以有这样的事为有趣。”鲁迅当时说这话,痛指的是中国人被外国人所描写的情景,但借用来形容现在的传记作品都成了以描写和虚构为能事的叙事文学,那是再恰当不过了。为了避免这套丛书所择定的传主也面临“被描写”的处境,我要求作者以“评”带“传”,凡涉及“传”的部分,写的只能是一些基本事实,拒绝任何的编造和文学加工。我想,这样的评传,读起来即便不是字字信史,但在观察、理解传主的作品和心灵上,却有着更值得信任的坦诚和客观。

从一种人生际遇里来体察一种文学的生成,这正是评传写作独有的优势。

这次被评的这几位作家,在当代文学界可谓尽人皆知了,有关他们的作品评论,少说也以百万字计,很多我也读过,但坦率地说,雷同之处甚多,个性文字日少,为什么?很大的原因就在于研究者都过分拘泥于作家的文学世界了。他们以为文学是独立的、封闭的,有着自足的审美空间,其实,这不过是一个幻觉。文学不仅是审美的,它还得长于存在的剖析、精神的追问,更重要的是,它之所以显得复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和非文学世界(人生世界)有着隐秘的联系。假如一个研究者不能察觉到这种复杂的关系,他抵达的就必定是作品的表层。因此,文学研究既是一种艺术分析,也是探讨一种精神关系学,二者缺一不可。

评传写作所综合的,正是这两方面的内容。它向我们重申了那个简朴的真理:作家的人生和作品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塑造、

彼此影响的。一个作家就是一个广阔的世界，一个作家也是一部简
易的文学史。大凡深度参与了一个时代的文学演变的作家，他的作品
中一定有着个人内心印痕和时代经验相交织的奇异景象。只是，
理解这些景象的隐秘路径，往往藏在作家这个独立而复杂的灵魂
标本里，它需要有人去发现。

在我看来，孔见、栾梅健、叶开、周立民这四位出色的评传作者，
扮演的正是这个发现者的角色。近两年来，他们为深入一个作家的
灵魂世界所付出的辛劳，我作为丛书的主编，最是清楚，也至为感
激。

同时也要感谢几位传主作家和河南文艺出版社的领导、编辑，
没有他们的配合、辛劳和督促，这套丛书的出版，很可能至今还流
于空谈。

2008年3月12日，广州



Contents 目 录

城墙边上的童年 001

饥荒年代的记忆，在韩少功的心里刻下了一条唯物主义的原则：人必须有饭吃，有衣服穿，然后才可以谈别的，包括艺术的优雅和道德的崇高。

残酷的成人礼 009

当存在的压力增强到一定程度时，生命本身就变得很轻了。父亲逝世，迫使韩少功在心理上断乳，弃学、寻找工作等一系列行动，表明他是一个可以承担责任的早熟的男人，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单独站立起来。

血色的早晨 016



“因为父母的政治问题，我被众多的亲人和熟人疏远。我后来也同样对很多有政治问题的人或者父母有政治问题的人，小心地保持疏远，甚至积极参与对他们的监视和批斗——

无论他们怎样帮助过我,善待过我。正是那一段段经历,留下了我对人性最初的痛感。”

022 汨罗江之夜

虫声四起的夜晚,他常常独自一人在房子外面的空地里拉小提琴……他们的恋爱也许早了一点,但作为政治乌托邦破灭以后的替代,人伦感情的乌托邦建立了。于是,汨罗江流淌的不再是英雄的热血,而是少女的秋波。



032 校园里的大民主

在多种主义方法的交叉观照下,世事与人心变得光怪陆离,游移多义,定义和结论越来越难以独断……一直亢进不懈坚定不移的韩少功变得迷惘和悲怆。



040 1985:文学的根

他面临着一场深重的心理危机。支持他激情的确定的社会政治理想和坚贞温存的人情,如今都显得非常可疑,并且恍惚成为一种虚无,弥漫了他心灵的空间,毒化他的生命。他看到社会改革的艰难……看到了脉脉亲情后面阴暗叵测的利益计较和心思谋划,一种温馨中包裹着的凛冽。



052 《爸爸爸》与《女女女》

“她似乎是长在人类脸上的一个痂疮,使体面的我们不免有些束手无策和尴尬。她的死亡也是一句长缓得使人难耐的符咒,揭发着人性境况的黑暗,呼唤着神在黑暗里仍然赐给万物以从容而友好的笑容。”

内学涵养：走出精神的暗区 060

可能由于对自己要求太苛刻，把自己的心思逼入了死胡同，反而就难产，写不出来了，而且把自己折磨得相当苦楚……韩少功仍然企图于空中举实，无中生有，以柔软轻盈之姿游刃于实在事物之中，保持一种进取的姿态。这种姿态被命名为悲观进取。



海南公社：白日的梦想 069

总结《海南纪实》的前前后后，他清醒地意识到：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理想与利益完整结合时，是最有动力、最有激情的，一旦理想与利益分离、真理一分钟没有与金钱联姻，他们就会一哄而散。

幻想自叙 082

“一个人并不能做所有的事。有些人经常需要自甘认输地一次次回归到零，回归到除了思考之外的一无所有——只为守卫心中一个无须告人的梦想。”

灵魂的声音 091

为了避免被这种意识形态所嘲笑和纠缠，在生活中获得必要的安全感，人们纷纷把自己塑造成小人模样。“时尚握有定义真实的强权，真实总是被某种社会潜意识来塑造。为了活得被别人认可真实，为了获得围观者赏赐的‘真实’桂冠，很多人忙不迭地躲避崇高，及时热爱大街上人们热爱的一切，及时羡慕大街上人们羡慕的一切……”

旧瓶子里装新酒 115

“《天涯》不是一个畅销的杂志，按照某种流行的成功标准，我们没有暴得大利和大名，是不成功的。但这不要紧。人一辈子不能光做聪明的事，有时也要做些傻事。如果我们以

后回想这一辈子，这个风险也躲过了，那个苦头我也躲过了，这个人我没有得罪，那个人我也一直拉拉扯扯，我们的这一辈子就十分令人满意吗？人生要有意思，恐怕还需要做点傻事。”

134 马桥事件

每一个词都有人的命运起伏和心灵悸动。帮助人们从语词概念的现成定义退回到尚未构成之前的经验中去，领悟存在难以言说的真实。这也就是从有名返回无名的状态，勘探无中生有的命名过程，其中卷入了种种因缘的聚散。



158 “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

出于对社会问题复杂性的认识，韩少功从来都警惕将自己归入某种单向度的主义。“我经历大学的动荡，文场的纠纷，商海的操练，在诸多人事之后终于有了中年的成熟。其中最重要的心得就是：不再以观念取人。因此，我讨厌无聊的同道，敬仰优美的敌手，蔑视贫乏的正确，同情天真而热情的错误。我希望能够以此保护自己的敏感和宽容。”

164 进步的回退

蒋子丹说：“韩少功的明智，恰在于他正值春风得意还想灯火阑珊”。“在一条黑暗的道路上走到光明，比在一条光明的道路上走到黑暗是要好些……阳光如此温暖，土地如此洁净，一口潮湿清冽的空气足以洗净我体内的每一颗细胞。从这一天起，我要劳动在从地图上看不见的这一个山谷里，要直接生产土豆、玉米、向日葵、冬瓜、南瓜、萝卜、白菜……”

